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十四回 感義俠同伴離奸 圓奇夢賢王慰母

卻說龐太師聽了韓吏部諷刺之言，也覺沒趣，又收不得場，無奈何，只得傳令眾家丁：三千兵丁，不分日夜，在此守候，狄青必藏在禦書樓，如今是韓琦的硬話。老夫豈有不知！又道：「狄青啊，你藏也藏得好，少不得連累及老韓了。」說完，吩咐打道回府而去。當有三千兵卒，日夜輪流看守，日給飲食，往龐府領用。狄青在著禦書樓內，十分惱恨，但遵著韓爺之言，只得忍耐。韓爺見龐洪去了，拍手冷笑道：「龐奸賊啊，縱使搜不出狄青，也不消用許多守候之人，勞兵費餉，直比愚夫呆子，乃是自作自弄。」

不表韓爺之言，卻說靜山王回來已晚，不是他有心不問金刀之事，只因是夜飲酒過多醉了。一覺睡到四更時，朝罷回來，方才記起，即喚劉文、李進至前，二人叩首上稟道：「千歲爺，昨夜狄壯士在天漢橋等候孫兵部未遇，卻將龐府中的火騾駒踢死後，被龐府中邀去，至今還未見回來。」千歲道：「金刀放在何處？」二人言道：「狄青棄了金刀去收除此駒，為此小人將金刀請轉回來。」千歲道：「因何不即稟明？」二人道：「只因千歲爺昨夜赴宴，回來已經沉醉了，故未得稟明，小人該當有罪。望乞姑寬。」千歲聽了，道：「你們去吧！」又想：可笑狄青有勇無謀，要除狂馬，就將金刀拋棄了，倘或失去此刀，怎生是好？本藩一片真情，有心提拔你，豈知你如此魯莽心粗，一事誤，諸事也誤了，還望你掌什麼師印兵符。你今到了龐府中，猶如困人毒蛇案裏一般，如此不中用的東西，我也難以照顧了。

按下靜山王不表，再說龐府中一班狼虎奴才四十名，分為二十隊，分路去查捉李繼英。追趕出關，加鞭拍馬，不敢少懈。二十路人，你走一路，我跑一方，倘一路之人拿了李繼英，二十路之人，一眾有功同賞。有龐喜、龐興同夥一路，不從官街大道，只向私路盤查。

話分兩頭，先表李繼英一路逃出皇城，他原慮得龐太師派人追趕，是以不從官街而走，卻由小路而奔。其時日已過午，腹中覺得饑了，只跑一程，見有酒肆一所，是個僻靜之方。當下繼英將身直進坐下，呼酒保拿上好酒饌，鮮魚鮮肉時菜排開一桌，一人獨自舉杯，十分悠閑，倒覺開懷。一邊飲酒，一邊思量，嘆道：「吾李繼英雖出身貧寒，也是轟轟烈烈的漢。自幼身進狄門，先主歸天之後，還指望小主長成，早日襲蔭為官。豈知主人突遭水難，一家骨肉分散，流落廣京，只得身投相府。難得今日公子脫得水災，長成了，可恨孫秀、龐洪與他結下深仇，昨晚險些中了他好謀暗害。我想韓琦老爺是個忠良之官，昨夜必然將他留救，從此我心略為放下。龐洪啊，你是奸刁惡惡之人，勢欲滔天，算計多人，我也不問，若要害我小主人，是不得不搭救的。縱弄得我奔投無路，也盡我一點報主之心。但今雖脫離虎口，奈無家可走，不如回轉山西，另尋機會便了。」

不表李繼英正在思想，再說龐興、龐喜二人，一路逢人便問，查過東來又過西，不論茶坊酒肆，也要看看，即招商旅店、古廟庵堂，也進去瞧瞧。二人尋得心焦起來，便商量道：「李繼英不知去向，人來人往，知道他打從那路途走的，吾二人定然空奔波了。」又行至一所三叉路的地方，只見一座高聳聳的酒市，二人也是同行同走，進去查看，只見內廂三進，四圍桌椅兩邊排，卻是靜悄悄並無一人在此用酒。店主一見，問道：「客官要用酒麼？」二人道：「非也，我們要尋一人。」店主笑道：「裏面一人也沒有的。」龐喜道：「沒有就罷了。」正要跑出來，忽聽得樓上喊道：「店主取酒來！」店主答應。龐興道：「樓上還有人吃酒，快些看來！」

二人進至樓中，李繼英只道是酒家送酒到樓，忽然見了龐喜、龐興，頓覺呆了。龐興叫道：「繼英，做得好事！為什麼放走了狄青，自己脫身而去？故違主命，該當何罪！我們特奉太師爺之命，前來拿你，快快回府吧！」李繼英說：「二位大哥，我是不回去了。」二人道：「你為何不回去？」李繼英道：「弟在相府七八年，多無差處，但狄青是我故舊小主，不忍他死於非命，故特將他放走。二位大哥啊，我想世間萬物盡貪生，為人豈有不惜命？如今放走了狄青，我原該有罪，如若回去，太師爺怎肯輕饒於我。今日好比鯨魚得脫金鉤釣，豈有再回之理！」龐喜道：「李繼英休得多說，快些與我二人回去見太師爺！」李繼英道：「二位大哥若要我回去，萬萬不能了。」又叫酒保且添兩副杯箸來二位飲酒。店主應諾下樓而去。興、喜二人大呼：「店主不用去拿杯箸，那個要飲他的酒！」店主下得高樓，興、喜二人即時變了面目，喝聲：「李繼英！你真不肯回去？」繼英道：「我是斷然不回去的！」龐喜道：「你真不回去，休怪我們動手了。」他二人一齊跑上，搶過去要拿捉李繼英，卻被李繼英一拳飛去，打倒龐興，當胸一托，好不厲害，龐興已仰面跌於樓上。龐興爬起身來，還不肯乾休。一拳飛到面門，又被李繼英左手一接，右掌一拍，已打下樓來。龐喜搶來，又被繼英飛腳打去，跌拋數尺，打得二人滿身疼痛，只喊：「好打！」

當下店主拿上杯箸兩雙到樓，一見大驚道：「客官不要毆打！」李繼英道：「打死這兩個奴才，我抵償他們的性命！」店主道：「不可！倘若當真打死了，豈不累及我開店之人麼？三位且吃酒吧。」二人思量：不料李繼英有此本事，實難和他相爭，我二人何苦與他結冤，回去只說不見就是了。龐興呼道：「李兄，不必多言了，既然你不肯回去，我們且回去復稟太師爺便了。」李繼英聽罷，微笑道：「早些如此說，我也不敢得罪，二位且請過來吃酒吧。」龐喜道：「我們沒有酒束。」李繼英道：「都是我請的酒餚。」二人道：「如此叨擾了。」李繼英道：「那裏話來，同伴弟兄，何煩客套！」店主問道：「客官可是做賊盜的麼？不然何以爭打一番，又同飲酒？」李繼英喝聲：「胡說！這二位是我同伴弟兄，我們是龐府中來的。再有上品佳餚美酒，且拿幾品來用用。」店主領命，登時取到，三人一同把盞，盡歡暢飲一番。

二人問道：「繼英兄，我們方才不是了。但今不知你到那處安身，又缺少盤費，怎生主張？」繼英道：「二位哥哥，不必為我擔憂；行程川資，我盡足用。」龐喜道：「繼英兄方才說轉回山西，你卻遷了。在龐府太師處，吃的現成茶飯，穿的現成衣冠，仗著太師爺的威權，好不榮耀。那狄青到底與你有甚相關，你將他放走了，拋卻富貴榮華的大門風，只落得孤零飄蕩，苦受風霜。縱然你回得山西，一事無成，怎生是好！」繼英道：「二位哥哥，人各有心，吾當初跟隨狄老爺之日，待我不異兒子一般。今日小主人有難，理當搭救，保全了先主人一脈香煙，吾李繼英縱有不測，死在九泉，也是心安了。那龐太師行惡，勢如烈火，殺害多少無辜，日後終於無好報應的，我斷不欲與巨奸作伴。況男子志在四方，六尺身軀男子漢，何愁度日無依？」龐興聽了道：「繼英兄果然言之有理。」便對龐喜道：「我家太師爺作惡多端，後來絕無好處，倘有什麼禍事臨門，想逃遁也遲了。古雲：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不如趁此時另尋機會，與李繼英兄作伴同行，你意下如何？」龐喜道：「正該如此！但不知繼英兄肯允否？」李繼英笑道：「二位老哥，既願同行甚妙。」龐興又道：「只是我二人盤川未曾拿得，空空兩個光身，如何遠遁？不若轉去盜他些銀兩，連日同行，豈不更美。」李繼英道：「不消如此，二位倘能決志同行，盤費都是我的。」興、喜道：「叨擾你的酒鈔，怎好又花你的川資，這實不該當。」李繼英道：「弟兄同志，何分彼此？」當時三人敘談，甚為親密，下樓會了酒鈔，一齊出了酒肆門，一路而行，徑向山西而去。道經天蓋山，有數十強徒，手持利刃，要劫東西，卻被繼英搶了鋼刀一口，殺死幾人，餘外的四散奔逃，亦有逃走回山中去的。原來此座山崗，乃是張忠、李義聚集地方，他二人一去兩月多不返，這些小嘍羅，天天在此打劫，今被李繼英佔奪此山，三人在此，暫且羈身落草，小嘍羅伏其使喚。此話暫停，後文自有交代。

再表汴京潞花王諱趙璧，乃是趙太祖嫡子孫，當時年方十五，生來相貌堂堂，與當今嘉祐皇手足之稱。不幸父王早已歸天十餘載，他父排行第八，即八大王趙德昭，上文選狄妃已有敘明。如今他子襲父職，封為潞花王，先帝已敕賜南清宮居住，仍授著打王金鞭。宮中建造一座嵌寶龍亭，供奉著太祖龍牌。

有一天，潞花王在宮中，夫妻朝參母後畢，坐於兩旁，宮娥送上參湯用罷。潞花王一看，說道：「臣兒上啟母後，為什麼愁眉雙鎖，帶著憂容，未知有何不悅？伏望母後說與兒媳們知之。」狄後聞兒動問，便道：「兒媳啊，只因昨夜三更得了一夢，未知主何吉凶，想起來，甚覺煩悶不悅。」小王爺道：「不知母後有何夢兆，怎生夢來？」狄後說：「兒媳，為娘的夢見飲宴之間，取一肉餡，方人口中，咬個兩開，內中有肉骨一塊。不料那骨將牙齒撞得疼痛，瀉出血來；將骨肉染遍了，其餡即圓合了。想來牙損見血，瀉

於骨肉，其夢兆諒必凶多吉少，是以納悶不安。”小王爺聽了，便道：“母後休得心煩，待臣兒去召請詳夢官到來詳解，便知其兆凶吉了。”當時潞花王辭過母後出堂，想來包拯、韓琦乃是博學之臣，即差內監往召二臣。

包拯先來，韓琦後到，上銀鑾殿，參見千歲。王爺道：“二位卿家，休得拘禮。”即命賜坐。內侍獻茶畢，潞花王即將母後之夢說明，早有包爺道：“微臣粗知淺見，只知判斷民情，圓夢幻事，從來不懂。”王爺道：“包卿不明詳解麼？”包爺道：“臣詳解不來。”王爺又道：“如此，韓卿可詳解否？”韓爺道：“臣略能詳解此兆。”王爺道：“其意如何？”韓爺道：“其夢肉開見骨，齒血瀉於骨肉之間，太後娘娘必主骨肉重逢，乃是吉兆。”王爺道：“應在何時？”韓爺道：“臣思陷缺復圓，該應於十五月圓之日。”包公暗喜道：韓年兄為人學問廣博，比老包高明得多了。包公正在自思，潞花王微笑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實是奇了！”韓爺道：“臣據理而詳，該得此兆，但未知驗否？”潞花王道：“包卿你職事冗繁，且請先回府，韓卿少留，待孤家稟復母後，再行定奪。”當時包爺別去，韓爺待潞花王進內稟知母後。

不知狄太後如何主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